

桑与蚕

马浩（江苏）

说起桑，总会想到蚕。

青虫啃青菜，棉铃虫噬蜜桃，农人都要撒草木灰、喷农药，想方设法地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有些虫子吃植物，人们则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比如蚕食桑叶。

农人栽桑，是为了养蚕。应该说这是利用了桑的自然属性，而非顺应桑成长的自然法则。按理说，桑树应与其它树木一样，春发芽，秋落叶，在季节的更迭中活出自己的风采。要知道，桑本是乔木，是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的，而非荆棘一般的样貌。

不知道古人如何理桑，不过，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有“童孙未

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一句，是说孩童在桑树的浓阴下模仿大人种瓜，可见这桑树不但枝繁叶茂，更不会过于矮小。

可如今专业化桑园里的桑，则变了模样。首先，桑已很难称之为树了，说桑条更恰如其分。桑被栽植到地里后，从根部修剪，以促其尽量多生芽头，长成一簇。其次，桑的株距短窄，桑条长起来后，相互交织连成一片。

再说回桑与蚕。桑似乎就是为蚕而生的，而蚕因为有了足够的桑，才凸显出了它的价值。

人们通常把自己珍惜的东西称之为宝，蚕总被人亲昵地唤作蚕宝

宝，而没有喊蚕虫的。蚕农会专门为蚕开辟一方天地——蚕室，这里要封闭、幽静、温暖，才宜于养蚕。

蚕子孵化时，黑黑一点，俗称蚁蚕，其实它们比蚂蚁还小。采来的嫩桑叶，用剪子绞成细丝撒在小竹筐里，再用鹅毛轻轻地把蚁蚕扫到嫩桑丝上，次日一看，蚕差不多长到半个米粒大了，不出两天，就要将它们分到竹匾子上，随着蚕一天天长大，竹匾子越分越多，蚕室的空间越来越小，便要在蚕室内搭起一层层放竹匾子的架子。

小小的蚕，食量却大得出奇。蚕食桑叶，沙沙如雨声，刚才还被碧绿的桑叶埋藏着的蚕，不一会儿，白白

胖胖的身子便浮在竹匾子上了，桑叶已入腹中，有的已变成了蚕粪。起了四眠之后，蚕已到了五龄，此时也是蚕狂吃桑叶的时候，饱餐之后，便可以上棚吐丝了。蚕每眠一次，都会蜕去一次皮，不经历一番蜕变是无法迎来成长的。

蚕上棚了，桑的任务也完成了，此时，桑农便用剪子或专用的短头镰刀，把桑条从底部（俗称桑疤痞）剪掉，以促进桑重新吐芽发枝，静待下一季蚕的到来。

陶渊明有“鸡鸣桑树颠”的诗句，可见桑与人的关系曾何等密切。只是不知从何时起，养蚕人难觅，乡野间的桑树也愈发难得一见了。

故城老地名

李晨（重庆）

山城重庆，有一些老地名：滴水岩、字水坡、月亮街、莲花池、白象街、响水桥、凤凰台……而今，这些老地名随着城市拆迁，大多已经消逝了，载入了故城的线装书里。

“刘老三，晚上到东门吃酒”“三娃子，明天你来左堂巷把鞋垫拿回去”……这是那些年我在城里，半夜时分常依稀听到的对话声。如今，这些城里的老地名，就像乳名一样消逝了，只不过在我的记忆里依然留存。

我去北方一座大城，拜访一位同乡，他和我回忆起从前城里的一些老地名，突然一把抓住我，嘴唇哆嗦，如想起了故去的亲人。他拜托我，回城以后，给他拍几张老地名的照片邮寄过去，以解思乡之情。我遗憾地摇晃着头说：“很多都拆了，旧城改造，很多地名也已经变了。”他摩挲着胸口，似有什么东西从他心里活活拔出去了。一个怀乡者，在异乡念叨的，是那些时空里永不褪色的老地名。少年时光里的城，也是一条沿着老马路、老城墙、老钟楼绵延的老藤，藤上结满了老地名的瓜。

那些城里的老地名，在老城人心中，往往成为一张悬挂在眼前的活地图，要成影，也是用黑白胶卷拍摄的。地图上星罗棋布的老地名，是老城在地下窜动的根。我曾独自一人深入老街巷，去那些老地名里畅游。那些年，一辆辆公共汽车缓缓穿过城里一个个老地名的街巷，有一次，我坐在一辆公交车上，听见那位梳着齐刘海的姑娘沿途报站名：“西门坡万里城墙、两层桥、易家庄、三元街、四方井……”听到这些地名，仿佛看到一段一段城南旧事。

城市里的那些老地名，有时来源于那个地理位置的地形地貌，或者是一段传说。但也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无厘头”，比如有一条巷子，叫“螺丝包”，完全无法考证它的来历。“鸡公岭”上也无鸡鸣声，但我想象，从前的老城里，有一家大户，在落叶堆积的庭院里养了鸡，每天黎明，鸡鸣声四起。

现在，那些老地名大多已更名，老地名只能在线装书里看到了，但我还是乐于一头扎进时光深水里，去打捞从前那些老地名。

绚烂

尹文阁（河南）

立夏后，大地肆意
葳蕤着绚烂和喧嚣

飞到树上的鸟
好似一片灵动的叶子
留白的一枝合欢
风延续对它盛开的吹拂

沙河水潺潺流淌
麦子从田野中抬起头
聆听被时光熬熟的响声

一个农人走在自家地里
吹鸣一声
一个丰盈的日子
如愿地打开

约客

闫殿才（山东）

院子里太阳伞已撑开
将石桌和石椅抹干净
沏一壶老茶，敞开门

最先到来的是花香
先是红梅，白玉兰
再是单樱，玫瑰和月季
其次是鸟鸣
起初是麻雀
孩子一般，叽叽喳喳
然后是花喜鹊
嘎嘎地，似八公里之外的你

不敢等茶凉
喝一口，阳光便倾斜一些
喝一口，花香便浓郁一些
喝一口，鸭声便走近一些

屋瓴

汤青（安徽）摄



泼墨小东江

廖立新（广东）

这是一幅大自然自己的写意画，用高峻的山、冷清的水、飘浮的云、弥漫的雾、轻柔的风、啁啾的鸟鸣、静默的苇草，在湘南的这一方峡谷地带，泼墨，渲染。

夜，是贪睡的孩童，流连浓黑的睡床；昼，是勤劳的农夫，扶起微光的犁铧。调一点点黑，掺一点点白，在黑与白的交错里捕捉阴阳转换的玄机。扯几缕熹微的晨光，竖起千佛塔影影绰绰的轮廓，牵着群山的脊线从天幕徐徐滑过。倾一川浓白的仙雾在江，不必刻意区分哪儿是水哪儿是雾，任一片混沌迷蒙你的双眸。抹去万物的踪迹，连同它们的声响。如苇草在江岸禅定、默想。默想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江水无声，时光静流。

人物，是画的灵魂，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金光下漏，水雾分离，层层轻雾从江面蒸腾而起，袅袅娜娜，半遮半掩。一叶扁舟破雾而出，浮立江面；一蓑一笠，擒网以待，引而不发。这扁舟，从国风离骚中来，从唐诗宋词中来，以意象的姿态划入



静若莲花开

王南海（河北）

和爱人登山。山野寂静，鲜有游客。

及至半山腰，微微有些出汗，就随意坐在大石头上歇脚。此时，天高云淡，远山连绵，一幅苍山翠柏组成的画卷。突然，我听到了山野中的鸟鸣。那些可爱的小鸟儿似乎藏在树梢里，正开心地鸣叫。它们有的声音脆而明亮，宛若天籁般地唱着歌，似乎在讲着一件开心的事。而另外一种鸟，只是叽叽喳喳地叫着，为它们的“歌神”打着节拍。清风悠悠，坐在山涧里听鸟鸣，竟然是如此让人心醉。爱人说：“你听，那只小麻雀和那只小喜鹊在聊天呢。”果然，它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不亦乐乎。我微微地闭上眼睛，听这一曲让人心醉的山林鸟鸣，大自然，和谐，让人陶醉。

接着，我听到了微微的风声，风吹动叶片的“沙沙”声，远处山涧里的溪水声。各种声音杂糅着，宛若一首协奏曲。自然，就是个伟大的音乐家，竟然创造出如此美丽的乐章。我坐在那里，似乎也变成了山野中的一个小小的音符。

喜欢这种内心宁静的感觉。那年来去西双版纳的布朗茶山，本来打算好好地感受一下热带原始雨林的风光，却不凑巧，赶上大雨来袭。那一天，我坐在拉祜族的村寨里，寨子里多是干栏式建筑，我坐在一楼的竹椅上，安安静静地泡上一杯普洱茶。茶香氤氲，和着雨声滴答。小猪、小鸡匆匆地从茶园里走过来，

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窝里。到处是雨滴的声音。茶的热气袅袅婷婷，喝茶茶，浑身舒爽。

我站在屋檐下看雨，雨如晶莹的珠子般，成串地落下，落在屋前的荷花池里。荷花婷婷，愈发显得娇嫩，也因着雨，有了些许禅意。院子里就有古茶树，茶花开放，显得娇艳美丽。再往远处望，山野里一片空蒙，雨雾缭绕，宛若仙境。我听着时紧时慢的雨声，渐渐平静下来，慢慢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转过头去，爱人在安安静静地练书法，一笔一划凝神静气，写得遒劲有力，似乎在茶山上，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

一个朋友说，他心灵最安静的时间，是每个周末返乡的时光。他陪着母亲一起烧烧大锅灶，把柴火一一劈开，再炖上一锅鲢鱼。有了时间，他喜欢一个人在菜园子里，走走看看，浇水锄草，看着小小的种子慢慢地发芽，看着新鲜的蔬菜和着春风努力地生长，那春风也温柔地抚摸着它。每每这时，他感觉内心澄明，心怀喜悦。

让心安静下来，才能体会到容易忽略的美好。平日里，我们也许会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繁忙，让自己的内心焦虑而浮躁。当你静若一朵莲花时，你会发现，身边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都蕴涵着美丽和哲理。

让心静成一朵莲花，优雅、美丽地绽放……

夏虫说

马龙（四川）

一横秦岭分温热，九曲黄河定旱湿。在我生长的西北故乡，生活与自然总有微妙关联。“哪日，脚边的蚂蚁绵虫急爬突现，便是雷雨将至，不可出远门……”这些大伯给娃娃们的说道，令当时的我如获绝学秘籍一般，忙不迭地记下来，要看看灵验与否。很多说法百试不爽，直到现在我也不敢分析出个门道。

初夏，是故乡最温润的时节。清晨的东山梁，一抹霞光刚露，日头跃跃欲出而未出，肌上浅凉点点，门前那几棵大白芍、粉红芍花苞绽放，蜜蜂不知在何处劳作，瞅不着影子，走近些看，好几朵的花心上已凝了层黏腻又透亮的花蜜，躺在里面不动弹的棕蚂蚁，一副纵死也甜的模样。

这时杏子正青，树干和叶堆里总爬着一种叫做蜡蝉的翅壳虫，若沾惹上就会放出浓烈的辣臭味，我们都叫它臭板子。路过杏树，你躲它，但它总会出现在你头发上、背上、脖子上乃至袖口、鞋面等处。想起小时候，伙伴们挨个地找树来揪青杏子，说是臭板子越多且越大的，那杏子就越甜，最后是爬完谷场里的树，又去山上找树爬，下山时草刃划着磨破皮的小腿，疼了，就一个劲地往山下奔。

有些日子我对虫子的预言上了头，雷雨过后几日的院子里，我挪开一口屋檐下的盛水缸，看见一

窝子麻鞋底（蜘蛛），这东西嗖嗖地好像往人心中戳着跑。我赶紧去问坐在大门洞下正给铁锹刮垢泥的大伯：“缸压的麻鞋底很多，今年的收成如何？”大伯说：“在缸下好，跑出来就不行了。”这让我一旦看见树洞里的天牛、夜间墙缝里的蠨蛸，一个接一个跑向外面的时候，就坐不住了。后来，大伯却说：“这也不一定，你看见毛撒撒（蜈蚣）出面，今年的包谷和菜园子要有好收成了；大夹子虫（锹甲虫）出面，谷糜子要有好收成；屎爬牛（屎壳郎）和麦牛出面，麦子要有好收成，鸡和牛要肥。”

待到仲夏，田埂草叶上、塌崖畔、林子里，多数的毛毛虫已破茧而去，想起早些日子，跟着大伯扛锄头下地除草，还看到身子胖嘟嘟、绒毛细软的几只，想到它今后翩跹飞舞的美丽，忍不住停下来，看其缓缓蠕动。山上的野菊、地里的首蓿，花开灿烂，陌上穿行寻蝴蝶的孩子，后来会不会和我一样，感叹山菊、首蓿的繁华往复和夏虫的一季生死？

夏虫不可言语冰，但夏虫总算有更近距离地向着大地万物的感官，因为这层更近的关系，它们或许反倒分不出我等众人、它等众人。它们活着，来不及阅尽季节的轮转；死了，也就把躯壳交付给周而复始的更替，一切如此自然而然。